



## 冥冥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## 把GnP1转变为GnP3



三胎政策宣布后,一时间热闹非凡。朋友集会、人群聚处,很容易有了一个新话题,只要一人说:嘿,可以生三胎了哦。立马就会吸附众多观点,响应的、嘲弄的、事不关己的,纷纷攘攘,气氛立即就热烈高涨起来。

除了茶余饭后的谈资,网络上也热闹,朋友圈的各种文字,微信群的聊天记录,更是丰富多彩、妙趣横生。除几个严肃谨慎的工作群,其余什么养花群、同学群、家长群、小区群,一时间众说纷纭。其实最关心这则新闻的,并不是那些能够身体力行的年轻家庭,更多是我辈已失去生育能力的独生子女父母。

GP,是医生采集病史中对孕产史的记录。G(gestation)指怀孕次数,P(parturition)指分娩,就是你怀过几次孕,生过几个孩子。对于计划生育影响的我们这代人,绝大多数是GnP1,不管你田地多肥沃,种子多优良,就只能生一个,所以,控制n的数字,减少女人受罪,是那个年代的需求,结扎术在那些年非常普及,乡村医院都能熟练开展。

但是,对于年轻夫妇,再严密的防范措施,都有可能出现漏网之鱼,一不小心落草为寇,非得剿灭方可安生。以赵医生

为例,婚后数百般努力,方怀胎生子,因受孕不易,故放松警惕,防护措施不严,却不料万事开头难,生下儿子后,此事竟变得容易,让我的孕产记录显示G3P1。

如果三胎政策提前20年,以我小心翼翼的忧患意识,绝不可能只存一个孤本,必定会留一个备份。然而个人命运难逃历史局限,二胎、三胎政策都已与我无关,我们领了独生子女光荣证:该证作为独生子女证明,持此证享受独生子女有关优待规定。

但这并不妨碍我设想,家有两孩的情景。当儿子长得越来越威武,傍他出门,看他迈着气势昂扬的步伐,就想如果有俩左右跟随,为母多么骄傲。遥想千余年前,巾帼英雄余太君,生育8子2女,领兵作战驰骋沙场,中军升帐众子女披甲戴盔,好不威风凛凛。俱往矣,生育自由今人是享受不到了。

但观身边80、90后,生二胎都需要鼓励,对三胎愿望罕有积极的。有次和二胎妈妈闲聊,说可以生三胎了,趁年轻再生一个。以我对她家经济状况的了解,以及她平时对俩孩子的喜爱,我以为她会非常乐于再要个孩子。谁知她触雷似的看我一眼:不可能,压力太大。当我叙

述带孩子的快乐,申明如果当初有政策会多要孩子,她撇嘴:赵老师,你们那时候只生一个,帮衬的人又多,带孩子处于饥饿状态,现在试试。言下之意,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静下心来思考,我们这代人,作为独生子女父母,其实是获利的。对上,当父母年迈需要人手时,我们有兄弟姐妹,可以共同承担责任;对下,生养一个孩子,经济 and 精力花费很小。虽然在养育过程中,有着经不起失败的焦虑,但也有过一关少一关的潇洒,比起二胎家庭再来一次,奶粉、尿片、升学、就业的繁琐,实在轻松太多。

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发展,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,却连生养孩子,都顾虑重重?专家从生育成本、传统观念、女性意识等多方面找原因,生育成本是最大障碍。有人算账,从孩子出生到大学毕业,北上深广成本超200万,其他城市动辄也是百万之多,的确让普通家庭对二胎三胎望而却步。老话一只羊是赶,一群羊也是赶的说法,显然不适合养娃。

然而这个生育成本,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?就有好事者分解步骤,0-6岁奶粉、纸尿裤、早教,出脱20多万;小学中学大学,吃饭穿衣花销不大,多的是补课费、学费、兴趣班费,轻松又是几十万。然而这些费用真的必不可少吗?

现下有个流行的比喻:本来大家都坐着看电影,前排的人站了起来,后排的人跟着站起来,到后来不得不掂脚踮凳子;前排的不被遮挡,于是后排的使劲往前挤,前排的拼命捍卫。其实少看一点画面,并不影响整个剧情的了解,然而人人都那样不甘示弱,可不就内卷起来,大家都很累。

所以我认为,这个养娃成本的计算并不可信,他利用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,用高标核算教育成本,那些五花八门的兴趣班、各种名目的补习班,本就不是每个孩子的必需。社会不只需要精英,更需要普通人,家长们多一些平凡心,减少攀比,减少焦虑,生养孩子看孩子长大,是一件神奇幸福的过程,何乐不再来一次!

年轻人努力,把GnP1转变成GnP3,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,靠你们。

## 闺蜜有约

□张文莉

闺蜜约我周五下午下班后就到她刚刚搬入的新家住三天。

因为是闺蜜一个人住的房子,我就称它为“闺房”。一进“闺房”,就有一股原始花香的味道,卧室里的紫罗兰和客厅的香水百合米色系,阳台上种有各种颜色的姬小菊、玛格丽特、矮牵牛、石竹、洋甘菊、铜钱草,还摆放了两把白色的铁艺椅子和圆形茶几,茶几上铺了一张扎染的布。

看完了花,再浏览一下室内的布局。客厅的湖蓝色沙发上一大块手工勾制的复古的白色靠背巾;沙发前面的地上一块大大的橘黄色的羊毛地毯;卧室里一张黑色的铁艺床上铺着干净的鹅黄色被褥,给人以温馨的感觉;卧室外有一个长方形阳台,墙角放置了一个兼花台的书柜,墙面是灰色系的,两边挂有我为她画的六幅丙烯画;如隐若现缥缈的白色的窗帘纱是点睛之笔,把整个阳台映衬得非常文艺。闺蜜说:“对于喜欢画画的你来

说,色彩是你观察事物的首选”。我说:“是呀,还好你的色彩很搭,没有太跳跃”。

我拍了几张照片发朋友圈,很快有朋友就说:“你闺蜜好雅致呀”“这是仙女住的地方”“果然,有艺术细胞的人都是相通的”“看到你的画了”“羡慕,活出了自己”……因为是新家,就没安放那么多俗物,整体给人以小清新、舒适的感觉。

第二天小雨初歇,我和闺蜜逛庙街。她说:“走,我们也像年轻人那样吃点好吃的,买点喜欢的。”我说:“咱们也曾年轻过,走吧,体验一把‘昨日重现’”。我们排在一群身着时尚的年轻人队列中,买了豆花、土豆泥、炒饭和春卷,我说:“买这么多?吃不完呢。”闺蜜说:“主要是拍照,表示我们还年轻着呢,哈哈!”路过一间卖帽子的小屋,闺蜜拿了一顶扣在我头上,顺便给她自己也来一顶,我们一起在穿衣镜前各种摆拍。最后,闺蜜看中了一顶本色草编的帽子,

买了下来并送给我,说:“这顶帽子跟你的衣着很搭哟”。

后来又去老街拍照,闺蜜想尝试一下“野性”的风格。她换上浅棕色的风衣、黑色马丁靴和蓝色牛仔裤,背了一个黄棕色的旅行包。于是,我们叫上一辆出租直奔老街。下午的老街静静的,没有人打扰,我们选了几处景拍了一些照片,此刻,除了留住时光和渐老的容颜,我们很享受这寂静的时光。

正往里面走,想再选点景,这时老同学梅突然来电约吃晚饭,虽然心里有点抱怨梅事先没确定好时间,害得我们拍照都没有尽兴,但还是匆忙赴约。

晚饭后回到家,闺蜜还在为下午拍照的事情纠结,我提议要不就在家继续拍吧。闺蜜说她的衣着风格又不适合在家拍,她给我拍了几十张,我耗了大致1个多小时选出几张好的。看了时间,已近午夜11点了,想到闺蜜第二天要上班,我就说快睡觉了吧。

洗漱完毕,我们准备同榻而眠。这时,闺蜜硬叫我写一首散文诗第二天早上起床就发。我不忍扫她的兴致,就写了一段想象成早上起床的场景:“晨,微凉;风,轻拂阳台上的花;纱帘曼妙地舞蹈,间或透过一些光,照在脸上;那些黑甜的梦,顷刻远去。”闺蜜直说:“好!”此

时,我的脑袋已经昏沉沉的了,正要睡下,闺蜜让我教她编一段,说明天早上她也要发朋友圈,我无法抗拒她的坚持。于是,我和她一起绞尽脑汁:“晨,细雨;风,轻拂曼妙的纱帘,飘进一丝丝微凉。赤脚踩在地上,拾起零落的花瓣,装进画里”。

这一段的最后一句,原本一直没想到。有人说过,写作者在深夜是灵感爆发的时刻,我们恰恰相反,一丝灵感都没有。“赤脚踩在地上”的后面两句竟然斟酌了个把小时,先前写的啥我已经忘记了,只记得当时我和闺蜜因为那几个文字和雨的关系而笑得肚疼。最后,凌晨1点过,我突然看见掉落在地上的花瓣,才想到“拾起零落的花瓣,装进画里”,闺蜜说:“完美!如果明天早上下雨,我就发朋友圈。”结果第二天早上无雨。这首我们共同编了2个多小时的小诗就这样“夭折”了。

和闺蜜呆了三天,感觉时间过得很快。聊不完的天、拍不完的照,有时也嬉笑打闹,仿佛回到了小时候。

我们之间无需刻意的联系,有事各忙各的,没事想聚就聚。需要的时候随叫随到,不担心被拒绝,不害怕被失去。因为懂得,彼此惺惺相惜;因为珍惜,所以不离不弃。